

宣教隨筆

.....

宣教隨筆11：非西方跨文化交際學（二）

葉大銘

上期宣教隨筆介紹了一些非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的模式，現在介紹一些中國式跨文化交際學。首先我們從論語的溝通方式，看西方傳播學對儒家溝通的一知半解，從而顯示出西方傳播學理論的片面不足夠，需要非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的補充。然後介紹一個儒家的傳播學模型，作為一個例子，使我們認識非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的重要。

論語的溝通方式

傳播學學者Hui-Ching Chang的一篇文章是針對西方對儒家溝通方式的片面見解。她的論說如下。

一. 西方的演繹

西方對儒家溝通方式的理解是根基於幾條原則：人的定義在乎人際關係，這些關係是按著階層等級，每人按著等級安份守己便帶來社會和諧。因此採用高語境(high context)，間接溝通(indirect communication)，和給面子是保持和諧的關鍵。這個溝通方式是集體主義的方式¹。

二. 論語中有關語言和說話的道理

Chang查考論語，發現論語的道理並非如西方的演繹一樣。在論語中孔子有關語言的教導主要是出於道德倫理，而不是出於集體主義。

論語中一些有關語言與道德品格的格言：

子曰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(憲問5)

¹Hui-Ching Chang, Language and words: Communication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, in *The 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ader*, 2d., ed. M. K. Asante, Y. Miike, and J. Yin, 255-272 (New York: Routledge, 2014), 256-257.

孔子曰，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(季氏5)

子貢曰，君子亦有惡乎。子曰，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。(陽貨24)

子曰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(學而14)

孔子曰，君子有九思。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(季氏10)

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將入門，策其馬，曰，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。(雍也13)

君子欲訥于言，而敏於行。(裏仁24)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，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，請問其目。子曰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顏淵曰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(顏淵1)

從以上的教導，可以看到以下：

1. 語言反映道德品格
2. 君子謙卑慎言
3. 行為比語言更重要
4. 君子按禮而言²

西方傳播學主要針對第4點，演繹儒家溝通是集體主義的方式，卻忽略了其他三點都重視個人的溝通表達。按禮而言不是表示受儒家影響的人不能表達個性，而是因為禮包含不同階層的精神，按禮而言就可以帶來和諧³。

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理論將焦點放在幾個價值上，包括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對比，與階層和成就的對比，卻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。從這個研究可以看到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理論的片面不足夠，因此需要非西方跨文化交際學理論的補充。

² Hui-Ching Chang, *Language and words: Communication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*, 258-266.

³ Hui-Ching Chang, *Language and words: Communication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*, 266-267.

一個儒家傳播模型

傳播學學者 Xiaosui Xiao 和 Guo-Ming Chen 提出以下的儒家傳播學模型。

西方的傳播能力的定義是根基於個人主義。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，是獨特的，有權利的，與平等的。人際關係是出於共同利益或興趣，而不是因為個人不能離開群體。因此，西方傳播學是圍繞著兩個焦點。

第一，溝通是有方向和目的。人藉溝通來達到某個目的，所以控制是很重要，溝通能力也在乎達到目的與否。

第二，溝通是出於自我，所以著重自我表現(self-assertion)和自我表白(self-disclosure)。溝通能力也按這兩方面評估，在表達思想、感情和信仰時著重貫徹、清晰、直接、和坦誠⁴。

儒家的溝通能力則不同。首先，儒家的溝通著重道德倫理。道德是感動人心的力量，每個人都有這能力，所以每個人都有說服力。培養溝通能力，就先要培養道德品行。

其次，儒家提出「感應」的觀念。人類是連接的共同體，A與B溝通，B受感，就會回應⁵。感應是人類共有的同感，與合乎道德的回應。

第三，每個人都可以培養道德品格。在溝通上道德的核心就是「誠」，誠心和沒有虛假。

溝通表達于行為時，儒家模型也與西方一樣，著重有效和適當⁶。但是怎樣定有效和適當呢？儒家模型提倡以社會和諧為目的，以這目的來衡量有效。以道德作為適當的標準。並且以「禮」作為行為的標準，因為禮保存社會的精神和道德，守禮是誠心溝通，守禮才可以帶來社會和諧⁷。

⁴ Xiaosui Xiao a & Guo-Ming Chen,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ral competence: a Confucian perspective, *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* 4:1 (2009), 72.

⁵ 在这里 Xiao 和 Chen 提出「阴阳」和「气」的观念。这些观念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，但是不接纳这两观念，并无碍于接纳这个模型。

⁶ 參拙作「宣教隨筆八：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定義」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2015年1月。

⁷ Xiaosui Xiao a & Guo-Ming Chen,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moral competence: a Confucian perspective, 67-68.

結語

本文先從論語的教導，指出西方傳播學(包括西方跨文化交際學)的不足，需要非西方傳播學的補充。然後提出一個儒家傳播模型。其實這個模型在很多方面都符合聖經的教導，不但補足西方傳播學的缺乏，也給基督徒一個可行的模型。當然這模型也不是完整的，也需要西方的模型的補充。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 42 期，2015 年 10 月。

(蒙作者供稿，謹此致謝！)